

日本人为何喜欢相扑

文/朱辉

透过体育运动看民族特性,常常是一条别样的路径。譬如美国的拳击,肌肉袒露,攻势凌厉,规则简单明确,就充分体现了所谓的美国精神。而我们的乒乓球则小巧而诡异,算度精确,也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一个侧影。那么相扑呢?

相扑是怪异甚至是滑稽的。我们基本上不知晓相扑繁琐而一丝不苟的程式、选手间森严的等级,我们只看到“两个胖子打架”——这个简单的概括流露出了我们的态度。但相扑在日本的地位是尊崇的,每年六轮的全国巡回赛近乎于全民盛典。相扑选手享有足球、棒球等一切热门运动员无法望其项背的收入和人气,他们可以娶到最美丽的女人——著名影星宫泽理惠就嫁给了相扑手——这简直令人难以理解,一个肥肉颤颤的人,娶了宅男女神!日本人,怎么就如此喜爱相扑?!

这确实是个问题。

这也是我的疑问。随着看到更多场次的相扑比赛,我的疑问越发难解,直到有一天,我有幸观看了相扑史上一场著名的赛事,我才突然间找到了谜底。

那是贵花田大战曙。贵花田

是日本本土选手,而曙是来自美国夏威夷的黑人,横纲,最高等级。此人加入了日本籍,身高2米,威仪赫赫。而贵花田身高仅有1.87米,先天劣势。在此之前,贵花田和其兄若花田已经与曙以及另一个黑人选手武藏丸缠斗多年。此前的过程,都是一种酝酿和预演。这似乎是上个世纪末的最后一战,无数人关注着这场比赛,如果没有电视转播,也许会真的万人空巷。最后的决战来临了,繁复的仪式酝酿了期待的情绪。最后,经过一系列的试探,突然间短兵相接,贵花田利用曙下身较弱的缺点,猛然一个推转,曙硕大的身躯一下子失去控制,摔到了台下!

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了,掌声如雷。曙受伤了,从此他退出了相扑台。更为重要的是,贵花田胜利了,他战胜了看上去比他高一头,也比他庞大得多的人。我们无法排除观众的狂热和兴奋是因为一个本国打败了“外国人”,但此前多场两个日本本土选手对决,我都从周围观众的脸上发现了那种期待。他们期待的是:名气小、级别低、体重轻、身高矮的战胜比他更强大的。

这种期待,恐怕才是相扑的精髓。

要知道,相扑虽然等级森严,但它却是全世界所有角力格斗运动中,唯一不设置体重级别的——承认一种秩序,然后向秩序发起挑战,进而颠覆秩序,这就是相扑的内核。小的可以打败大的,弱的可以战胜强的,这就是相扑的精神指向。

带着这个答案,我一有机会就要把话题引到相扑上来。我要求证我的答案。大多数日本人常常是先被问得一愣,然后顾左右而言他;也有人沉吟良久,最后微微点头。他们是含蓄的。

我不得不承认,相扑的精神追求是一个境界。

相扑手经过长期苦练,比赛程式烦琐冗长,然而真正的决战也就在那几分钟,甚至几秒。这正像樱花,它们每年平庸地积蓄了一年的力量,轰一声就全开了,哗一下又全凋了,就像一片大火,它们由南向北从这个岛国上席卷而去,消失在太平洋里。日本的河流也与此神似,它们一律河道狭窄,铺满顽石,平日里只是涓涓细水,一夜骤雨后,突然间就咆哮起来,仿佛要冲垮一切……樱花之所以

被日本人尊为“国花”,大概不仅是因为它遍布日本吧。

了解了相扑,也许我们可以更了解日本。这个国土狭小、资源贫乏的国家,历来不缺乏挑战强者、挑战秩序的追求和勇气。因为自强不息、苦练内功,它也常常不缺乏实力。它像相扑选手一样追随强者,学习强者;它乖巧,却也自负,常常隐忍不发,它比任何国家更知道居安思危。

与这样一个国家为邻,是天的安排。我们要学会怎样做它的邻居。可惜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武术了。不客气地说,有点大言炎炎,花拳绣腿。我们自己制订了既可用拳,又可用腿,还可以抱摔但又不可抱摔超过几秒这样的“四不像”规则,常邀请多国力士前来丢丑,在我看来,实在是有点胜之不武。其实,武术最讲究“精、气、神”,我们很需要一种像美国拳击或者日本相扑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,它可以像拳击一样“走向世界”,也可以像相扑一样“孤芳自赏”。但可惜,我们现在没有。国家竞争与体育运动异曲同工,对对手的态度常常决定最后的结果。■

驴得水

文/柴妞



《驴得水》是话剧。像个捏得不错的面团,表面光滑,婴儿白胖的屁股一样,让人心中安稳。好久没遇见这样的戏,这么堂而皇之地鄙视煽情。

四个北平青年去缺水的山区支教,打水要驴,养驴要钱,青年们就虚报了一个“驴得水”的教员,白领空饷。教育部的特派员下来查账,青年们找了个两年没洗澡的铁匠,蒙混过关。圈套越变越大,三百变三万,三万变一百万。特派员贪,北平青年也跟着贪,倒戈和多米诺骨牌一样来得又猛又彻底。

一百多年前,爱迪生用放映机放出了电影,艺术家就感叹,布景完蛋了。没有人再要看一动不动的树、停在半空的浪花。舞台上的死东西,必须让位给生活一样真的影像。但今天,在中国的电影院,哪有《驴得水》里的活色生香。话剧单上用红笔写着,“14岁以下谢绝入场”,就能爆粗口,安插坐立难安的挑逗。莫名其妙的,戏剧就有了电影没有的自由。

为所欲为总要收手,俗过了就可鄙。剧中的张一曼,大胆开放的交际花,好不容易到了没人管的地方,正摇曳生姿,却突然被残忍地群起攻之。眨眼工夫,我们的白昼美人就被骂了许多声婊子,被扇了两记耳光,不够,自己再狠扇自己,傻子一样,在墙角站完后半场。舞台真是太不讲理。她脱得无效,疯得无效,死得更无效。一男一女两个编剧,怕是个女的下的手,这么简单直接,女人对女人的狠。谁残忍到觉得这精彩、谁愿意这样来发声,考问出女人应有的自由。粗暴突如其来,我“整个人都不好了”,为之前由衷的那些笑而愧疚。谢幕时,演张一曼的女主角背过身去抹眼泪。我天真地许愿,但愿她有的,和我是同一种悲伤。

戏剧也许真要死了,世界好不了。否则,手握话语权的编导,怎么会这么沮丧。一个月前,大会堂里表演工作坊的《海鸥》,也没有如此的压抑。到头来赖声川总还记得,留一盏亮堂的灯给你。到了《驴得水》,再没人傻到真心去爱,笑点在于男人拉肚子,比尺寸,三伏天里“穿貂”。舞台上煽情多Low,只有靠没节操,大概还能杀出一条自嘲的血路。

这么多年,荒诞和讽刺,教会了我们谁也别信。不然,冯小刚也不会拍出个地狱般的《私人订制》,用错得如此离谱、坏到骨子里的故事,恶少般地蹂躏完观众,还能趾着歪牙喊:“你们不配。”■

山浮云沉
摄/谈钢



处默

文/王春鸣

我曾经有个上司,有段时间他的QQ签名是两个字:处默。他明明是处长,怎么变成处默了呢?我知道的处默是唐朝的一个诗僧,无名无姓,也找不到其故里。说是飘逸出尘的一个和尚,某一天入了庐山后不知所终。其实不知所终是最常态的一个结局,而说他飘逸出尘,我读过他两句诗:太平时节无人看,雪刃闲封满匣尘。好一个雪刃闲封,只是看着散淡罢了!这世界上有多少真正无争的人呢?

而我处长的处默,大概是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·冲淡》的出处:“素处以默,妙机其微。饮之太和,独鹤与飞。犹之惠风,荏苒在衣。”许多年前读到这几句,我就认为这是一种仙境。

凡人的处默只能因陋就简,养花,看风景,甚至什么都不做,

这些都算处默吧。巴厘岛上有许多四面都是风景的茅亭,叫发呆亭,它的作用就是给人坐着发呆,什么都不干;韩国有些人家会有一间屋子用来静思。我曾经编过一本书《寻找我的外公:中国电影皇帝金焰》,它的写作者朴圭媛家里就有一间静思室,心绪烦乱,或者身体有小不适,她就静坐几个小时,十几年来,这个原本普通的家庭妇女,用写作和行走世界,成就了自己的传奇。

对于处默,我也有自己的体验。许多年前我在一个小镇教书,有个同事说:王,你应该是这样的,呆在一个遥远的地方,让我们读着你的文章,想象你的样子。现实生活中的你,实在配不上你的文字。嗯,原来那个热闹的人,并不是全部的我,而写作在最早的时候,也曾是我处默的方式之一,

它把一些内心的美好保留下来了。

如果总是一个人闷闷地处默,那就像雪刃闲封在尘土中,其凌厉和孤独简直非饮血而不能化解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朋友,那一两个知己,我们有时候可以把他当成自己的一部分,把和他在一起,当成一种处默。比如苏轼对张怀明。据说有一天晚上月色很好,于是他到承天寺寻到了张怀明,两个人一起散步。不过我想,如果没有遇到张怀明,他一个人,也是能得尽当夜的明月的。古代的文人,一生都在完成着对自己的发现,他们有各种处默的方式,练字、写诗、抚琴、画画、看月亮、看夕阳……甚至索性隐居起来,把一个自我无限放大。

而我们因为连完整的自我都没有,所以也想不到要寻一个和

自己差不多的人做朋友。我是没有张怀明的,文人那些自怨自艾的风雅事,又一件都不会做。至于写作,许多年了,如果有人用作家这样的名分称呼我,我仍然感到无比羞惭。这个,不如会喝酒,或者别的任何技艺,更能确认自己的存在。写作在如今是一种喧嚣,离处默的境界是鸿雁在云鱼在水的距离,尤其是打开微博、微信和其它各种空间,我真的是方寸大乱。

大家都在自媒体上把世界和自己玩得风生水起了,我又有何颜面再用文字去处默。何况无论是庄子还是司空图,都不是像我这样解释“素处以默”的。再说了,如今这世界于无人处也布满了WIFI、雪刃、鸣琴、风景等等,处默的工具都不再肯虚藏匣中。处默,终究是我无法企及的仙境。■